

费定选集

篝火

人民文学出版社



К. ФЕДИН
КОСТЕР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九卷本
《费定文集》(1952—1962)第八卷译出。

封面设计：肖万庆

篝 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38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4}$ 插页2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8,000

书号 10019·3166

定价 1.50 元

出版说明

康士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1892—1976)是苏联著名的老作家。

《篝火》是费定的三部曲的第三部,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六十年代初期。

三部曲第一部《早年的欢乐》和第二部《不平凡的夏天》,分别发表于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曾获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我社于一九六一年先后出版了中译本。作者原来只写了这二部曲,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又把它扩大为三部曲,增写了《篝火》。《篝火》原定分为两部,但作者在写完第一部后即不幸去世。现在我社出版的是《篝火》的第一部《进犯》。

《早年的欢乐》主要反映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各阶级的动向等;《不平凡的夏天》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九年夏,当时苏维埃政权动员全国力量,对互相勾结的国内外反动复辟势力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这两部小说塑造了从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活动的伊兹威柯夫;从一九一〇年就从事反对沙皇斗争,开办地下印刷所的工人拉戈津;职员家庭出身,后来成为人民演员的安诺奇卡等人的形象。《篝火》则是描写前两部的主人公和他们的儿女在一九四一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前这个时期以及在卫国战争中的生活和命运。

《篝火》卷首引用了两句古老的格言：“风吹灭了蜡烛，也吹旺了篝火。”这段题词概括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其寓意是说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只有同人民、同祖国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力量和勇气，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胜利，如果脱离人民和祖国，那就只有毁灭。

费定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得细致深刻，塑造的形象优美动人，这些特色在他后期作品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如果说，在他早期的《城与年》、《弟兄们》和《盗窃欧洲》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同普通人民的纯朴开朗的性格还有些格格不入，那么，在三部曲里，知识分子及其美好的本质和文化知识却已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融合起来了。

风 吹 灭 了 蜡 烛
也 吹 旺 了 篝 火

古 谚

第 一 部
进 犯

第一章

1

你离开了从小在那里长大、度过童年的老家越是日子久，那末，当你重新走近家门时，你那一颗心也就越是跳得慌。

过去的一切，仿佛早已被人遗忘，仿佛上面已长满苔和菌，可是，突然大路转角上出现了你小时常常爬的（你还常攀上一个横杈，在高空中学夜莺大盗^①吹口哨）那棵老松，于是，你不由自主地停下了。

你向那枝叶纷披的树梢看了又看，感觉到奇怪，心里想：难道你仍旧象当年一样吗？可是我还以为从前的东西都看不到了呢，还以为从前的一切都改变了或者消失了呢。然而，遗忘的状态只不过象一缕轻烟，风一吹它就消散了。

玛特威·韦利京请假回斯摩稜斯克省，去看他父亲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

他很运气，天亮的时候，在白俄罗斯路线^②车站附近就搭上了一辆空卡车，司机驾驶室里的空座被一个同路的老奶奶捷足先登占据了，卡车沿着五月里初雨后泥土已经变得坚实、但是低地上仍然有着水洼的村路一口气跑了大约二十五公里，抖擞着

① 俄罗斯童话中的勇士，据说他一吹口哨，敌人即失去抵抗力。

② 指莫斯科——明斯克的汽车干线。

它那副磨损了的骨架，发出咕吱咯吱和叮啷当啷的声音，象是在哄散座上的乘客睡觉似的。

到了该下车的时候，玛特威象转动圆规似的用一只脚画了个半圆形，翘过了卡车挡板，把脚后跟稳踏在后车轮上，接着把另一只脚跨出来，用它平衡身体，然后从敞座上取出那一件里子向外折叠的上衣。他跳下地，从公路上走开了几步，摸了摸地上的草，看了看手掌——它别是湿的吧？——放下上衣，走回去，又踏上车轮，象握住哑铃的柄举重般提起一只沉甸甸的小手提箱，走过去把它也放在草地上。他向着下面的那些东西站了一会儿，接着就弯下身，把上衣从草地上放到手提箱上，然后向坐在木头驾驶室里注视着他的司机走过去。

玛特威在火车站已经讲好车价，但是这时存心要不付讲好了的三个卢布，而只付两个卢布，他完全知道这件事是不光彩的，于是，企图给这办法扯个理由，就说他本人在莫斯科也是当司机的，这样也许就可以赢得对方的同情了。

“是一呀。早晨好，”司机斜瞅着他的乘客说。

玛特威笑了。他笑得咧开嘴，露出象牙科技士做的一副样品般的牙齿，然而却显得那么诚恳和愉快。

“你为什么笑呀？大概，你在莫斯科常常白捎搭客人吧？”

“我在莫斯科是有职务的。”

“可我们也不是单干户。”

“在我们莫斯科，谁如果是找外快，民警就吊销他的执照，”玛特威仿佛有意无意地说，接着就去轻轻地掸裤子上的几茎干草。

司机推开驾驶室的小门，把穿着褐色皮靴的两条腿搭拉在外面，仔细瞧了瞧玛特威那双橡皮底有一指厚的鞋。

“这儿，等你找到了民警呀，你的皮鞋底都磨破到脚后跟啦，”他说时又象是存心威胁，又象是瞧不起那一双时髦鞋。

“朋友，你就不讲同行的交情，”玛特威嗔怪他。

“我看你是讲交情的：会赖帐……”

“你不该这样说法呀，”玛特威惋惜地说。

“别废话啦。照咱们讲好的价付了吧。我要开车了。”

“我把你车上的泥都给蹭光了。瞧这套衣服，还是第一次上身哩。”

玛特威向旁边走了一步，想望见司机后边那位同路乘客的脸，希望引起她的同情。但是老奶奶对这一次意外的停车感到很满意，她在打盹。

“你坐惯了皮垫啦！坐惯了‘爱姆卡’啦！……”司机嘲笑地说。

“不，老兄，我坐惯了‘卡吉拉克’^①。我的东家长得比这棵云杉还高，”玛特威又笑了。他把脑袋扭向树林边缘那一面，一株云杉孤零零的黑色树顶高耸在参差不齐的林梢上面，“你一瞧见他呀，就会脱帽鞠躬讨好儿。”

这时司机仿佛被玛特威牙齿上闪出的太阳反光照亮了，也突然笑起来。

“原来，你是一个大骗子呀……”他微带称赞的口气说出这么一句。

“好吧，”玛特威回答，“把你发的利市全部拿去吧。”

他从坎肩口袋里掏出紧压成薄薄的一叠钞票，数出三个卢布，垛齐了递给司机。

① “爱姆卡”是卡车牌号，“卡吉拉克”是轿车牌号。

“谢谢你把我捎到了，好朋友。”

司机一面把钱往军便服胸前口袋的顶底里塞，一面问：

“怎么，你说科尔席基村是你的本乡吗？”

“我是科尔席基村人，”玛特威自满地说。“我爸爸和爷爷都是科尔席基村人。他们过去都是铁匠。我没入伍前也是一个铁匠。”

“慢着，”司机说，接着就跳到路上。“在村消费合作社里做事的该不就是你爸爸吧？”

“在符斯霍迪村吗？不是他又是谁呢？他叫伊里亚·安东内奇，”玛特威尊称他的父亲。“我是他三个儿子当中最大的一个。”

“这么说，我认识他呀。他身体很不好，对吗？”

“他有病。”

“啊，对啦，我认识他。”

“瞧，怎么样。可是你却象出租汽车那样收我的钱，”玛特威又露出亮闪闪的牙齿。

司机哈哈大笑，钻进他的驾驶室，砰地关上车门，向左扭转方向盘，开动马达，很快地向玛特威从头到脚看了看，朝小窗外喊道：

“收你这样的人的钱不碍事。你在莫斯科，是给人民委员开车的吗？”

“你见过坐我车的这样的人吗？”玛特威又向那棵云杉点了点头。

“好吧，回你的科尔席基村去吧。一路平安！”

越去越远的卡车声音逐渐消失了，但是，又仿佛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隐隐约约变成另一种混合的、移动的声浪。原来这是

一阵晨风吹过。新听到的声音并不强烈：桦树和白杨的叶子还没长丰满，它们粘滞的表面彼此轻轻接触到时，就微微发出沙沙的声音。

在斑斑点点、闪闪烁烁的光影里，现出被风吹得摆动的半裸的淡红色枝条，这时就仿佛听见枝条在嫩叶上爱抚般拍打，轻微地弹弄。这种簌簌响声全都在树林顶上轻轻飘荡，而那些长满幼芽尖儿、露出橘黄色鳞皮的云杉枝梢发出的窸窣响声则在底下浓密的地方低沉地回荡。

玛特威听着树木的噪响，突然仿佛觉出森林中那种强烈的轰鸣，那种常常（只要是大风一卷过地面的时候）引诱着他不停地在那儿徘徊的轰鸣，而回忆中的印象又是那么鲜明和深刻，以致他觉出背上掠过一阵寒气，他蜷缩着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穿上上衣。

他搭乘卡车时闻到的那些气味——滑润油和汽油的焦味，酸性磷酸盐里阿莫尼亚的苦味，再有一个春天以来卡车车厢里常常载运的那些肥料的气味：一切都消散得无影无踪了。泥土和土里的草，树脂很多的针叶，辛香的桦树皮：这一切的气味使你感到全身舒畅、精神振奋，就好象你是在河里洗了个澡似的。

“我的妈呀！”他痛痛快快地舒展开肩膀，伸直了双臂，说出这么一句。

从他站在路边的那个岔道口到科尔席基村，总共十里^①路——这是玛特威知道得很清楚的。从前，在附近这一带地方，他起先是跟着他父亲，后来则是独个儿去猎野兔，也有时候是去

① 指俄里，一俄里约合 1.06 公里。

打野禽。这里展开了广阔的树林，林间是宽敞的空地，伐去树木的地方长满了灌木，还有多年的浆果丛——这儿是野禽觅食和栖息的好地方。

玛特威走过去没多远，就看见一片宽阔的斜坡，坡上一半是白杨和桦树小林，一半是新近砍掉树留下的树根。他立刻认出这一片地方，然而，在他思想中浮现出的却是他自己还没有猎枪、刚开始哭哭啼啼钉着父亲去打猎时的情景。

现在一棵棵绿色圆锥体的小树蓬勃怒生的地方，那时候只有一丛丛枝叶纷披、高齐人膝的灌木，而那时候松树林象一堵墙似的高耸着的地方，现在却只剩下一些树根，松树林已经从光溜溜的斜坡上远远地退开了。

喏，就在从前灌木林的边缘上，就在走出松树林的地方，伊里亚·安东内奇有一回发射了非常精彩的一枪，向他儿子表演了真正猎人的奇技，而现在，这一片熟悉的地方刚在玛特威面前展开时，这一发枪仿佛又在他耳边震响了……

那一天，打猎不很顺利。天已经黑下来了，可是玛特威依卡（他小时候，父亲这样叫他）仍旧背着那个里面装了十来只他为了解闷而拾的牛肝菌的网袋，也不再希望猎获到什么了。一窝窝野禽早已逃散。小鸟和老鸟一起被整个八月里在林间徘徊的猎人吓坏，都紧藏在浓密的矮树林里，哪怕是猎狗临近都不立刻飞起。伊里亚觉得很沉闷，不高兴再手里端着猎枪，胳膊窝底下挟着枪托，已经把枪扛在肩上了。当玛特威依卡跟着父亲走到外面林木砍净后相当亮爽的空地上时，暮色已经在后面把整个松树林融合成苍茫一片，只有林边的树干上映出了落日斜照的微光。

突然间，就在玛特威依卡背后脚底下，一只鸟蓦地向空中腾

起；扑扇着双翅发出可怖的响声，飞起时沉重的气流震荡着灌木，一片黑影掠过，接着就消失在林中。但是，就在那一霎眼工夫，当玛特威依卡受了惊向发出噪声的地方转过身去的时候，当他瞥见灌木摆动、影子飞快地闪进暮色笼罩着的松林的时候，当他看见父亲的那一管枪仿佛自动滑下肩膀，枪托被举向腮帮的时候——这一霎眼工夫包含了多少意想不到的动作——就在这一霎眼工夫，枪轰地一声响了。

巨大和沉重的响声开始响彻四周的原野，声浪浮向砍去林木地方的上空，隆隆声忽高忽低地在林间回荡。

玛特威依卡和他父亲两人，都保持着放枪时那个怪别扭的姿势楞住不动弹，都伸长脖子留心听——听沉重的枪声中是不是有鸟飞逃时扇动翅膀的声音。

“打着了吗？”玛特威依卡悄声问。

父亲仍旧在听。

“野乌鸡吗？”玛特威依卡略等了一会儿，接着又问。

“去拾了来，”伊里亚·安东内奇回答，接着就慢条斯理地把枪筒斜拄在地上，脸朝向儿子那一面。

这时候，玛特威依卡且不奔进树林，他先瞧了瞧父亲那一双浅色的小眼睛，只看见眼睛里有两个极白的火花，小得象是两个点儿，仿佛正在颤动。父亲瘦骨嶙嶙，身体矮小，不知怎的在这一刹那显得跟平时不象了。

要找到猎获的乌鸡可不简单，——玛特威依卡在云杉当中绕了许多圈子，这时暮色越来越浓了，他好几次猜想他父亲是没打中，已经想要说出他的疑虑，可是这时候伊里亚·安东内奇唤他过去道：

“瞧这儿！”

几乎就在树林边上，就在两棵光滑得象蜡烛一样的桦树中间，躺着一只乌鸡，地下的草都被它展开的翅膀压倒了。乌鸡的脑袋扭折到嗦囊底下，黝黑的羽毛象润湿的、闪着油烟般光亮。玛特威依卡抓住温暖、血腻的脖子把鸟举起来。刚才在黑暗里什么都看不清，可是这会儿仿佛是天亮了似的，玛特威依卡敢发誓说：他能分辨出乌鸡身上的每一茎羽毛。他忙了好半天——他的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了——才把它塞进父亲展开的网袋。

他们穿过砍掉林木的空地，走上了大道。猎获的野禽沉甸甸地挂在玛特威依卡背上，沿路撞着他的臀部，他感觉到很轻松，说不出有多么愉快。

“爸爸，你是怎样瞄准的呀？天已经黑了嘛！”他不再觉得疲劳，毫不费力地跟着父亲走。

伊里亚·安东内奇又变得象儿子习惯看见的那样——他沿着林间的路，踏着轻快但是不大的步子，摸索着报纸卷的烟，用唾涎舔湿了它，微微地咳嗽了几声。接着他哧地声擦了一根火柴，在胸前照出一片象晚霞般金色的火光，说：

“眼明的人有时看不见，耳尖的人永远听得清。”

他停下来，把纸烟吸燃了，让火柴烧尽了，轻轻地踏了踏它落在车辙里的火星，然后继续向前走。

“这时候瞄准没用。这时候不能迟疑，”他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

“人家说铁匠是聋子。他虽然是聋子，可是干起活来却准确没错儿。他打的是铁，炼出的是宝……你将来干了这一行就会明白啦。”

玛特威依卡也象他父亲那样停顿了一下，然后十分称赞地说：

“你那一下子把它打得真够劲！……”

这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玛特威依卡仍旧逐字逐句地记住了那一次的谈话。

他那时还没读完村校，就开始在铁匠铺里帮助父亲，跟他一起干活，一直到应征参加红军的时候为止，后来他也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铁匠和相当好的猎人，早就学会举起枪不瞄准就射，不过这方面的技巧还不能够胜过伊里亚·安东内奇罢了。

他是在村里实行集体农庄化那一年入伍的，此后已经有十二年没回科尔席基村了。他曾经在摩托化部队里当司机，军役期满后到了莫斯科，结了婚，起先是驾驶卡车，后来几年里则是开出租汽车，他已经打算学当机械技术员了，可是那时候无意中找到了这个很好的差事，如今东家夫妇到南方去休养，就给了他一次假，到六月半为止……

现在，他在故乡的小丘上和树林里走着，估计这样迈开军人的步伐，大约再过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科尔席基村了。他急切地辨认着村路上那些他记得的转弯地方和小树林里那些从前由田庄里分出来的小块份地，含着笑留心听松鸦（他小时候管它们叫“卡辽兹”）响亮的啼声，或者是黄鹌清脆的鸣啭，于是头顶上他的穹苍就仿佛随着这些声音越升越高了。

他高兴地走着，提着他那口莫斯科买的小手提箱，戴着他那顶跟衣服一色（棕色）的莫斯科买的帽子。他觉得自己处处都和这套衣服一样具有特色，甚至他的面貌也有些地方跟直角形的肩部和挺翘着的上衣翻领相象，于是他清晰地想象到：他怎样走进屋子，怎样把小手提箱放在门框旁边，把帽子摆在手提箱上面，从小口袋里取出一只小梳子，梳了梳头发，鞠了一躬，说：“您好呀，爸爸！”接着就跟父亲互相拥抱，于是后母和小弟安托沙就

只知道呆瞪着他，看他一身打扮得这么漂亮。

所以，他越走近科尔席基村，就越清晰地预感到他到了家人面前的情形，也就越想念父亲了。

2

玛特威的祖父安东·韦利京铁匠生了两个儿子——伊里亚和斯捷潘是一对孪生弟兄。伊里亚被父亲留在铁匠铺里干活，因为他身体虽然比哥哥单薄，但是一双手却比哥哥灵巧，而哥哥则被送到城里去找工作了。村里人也弄不清楚：斯捷潘究竟阅历了多少个城市，更换了多少个东家，挣到了多大的工资——大家很久都没得到他一点儿消息，但是又过了一些时候才知道，原来他并没走到什么很远的地方，也没爬上什么很高的位置：他在图拉省离切尔尼不远的地方住下了，就在维波尔左沃车站上当了一名巡道工。

伊里亚在一双孪生子中第二个出世，当了兄弟，而既然是当了兄弟，就必须去服兵役^①。日俄战争^②刚爆发，他就被征到沙皇军队里，开拔到满洲^③去。在沈阳战线的后方，他所属的团队从战区里这一个地方调到那一个地方，从红河^④这一面岸上调到那一面岸上，最后开始向铁岭疾退，这时候，在战争中，伊里亚的情形正和大队人马撤退时那些溃不成军的士兵一样，也投入了一些看来是毫无目标的遭遇战，也追赶着那些跟野战救护车

① 按照俄国革命前的兵役法，长子可免兵役。

② 日俄战争于一九〇四年二月开始，于一九〇五年九月结束。

③ 指当时中国东北地区。

④ “红河”系音译，这里所举地名疑有误。